長 庚 人 文 社 會 學 報
10:1(2017),43-69

荷馬史詩與中國文學中的苜蓿—比較古代東西方植物

張 玉 燕*

摘　要

《史記》記載，漢朝時，張騫出使西域，引進苜蓿；而一般認爲約在公元前六世紀，苜蓿從波斯傳入古希臘地區。羅念生與王煥生所翻譯的荷馬史詩《伊利亞特》，提到阿基琉斯(Achilles)的馬吃的草之一是「苜蓿」:「馬在車旁吃沼澤裡的苜蓿和芫荽(*Iliad,* Book 2: Line 776)。這與傳說中汗血馬吃的苜蓿一樣嗎？它是苜蓿屬植物中最著名的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嗎？本文將重新整理荷馬史詩中希臘原文 λωτός 一字的可能意涵，爬梳中文文獻中苜蓿相關的典故，整理中國引進紫花苜蓿的歷史脈絡，比較分析中國詩詞中苜蓿的意象，以及苜蓿文學意涵的轉變。從這些分析討論，本文推論苜蓿東傳中國、西傳希臘的可能脈絡與意義。本文分析結論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馬吃的草可能是苜蓿屬植物或是其它科植物，但不是從波斯引進古希臘地區的紫花苜蓿；儘管如此，苜蓿的引介，有助於觀察古代東西方植物、文化交流的多層關係。

關鍵詞：紫花苜蓿、苜蓿、荷馬史詩、馬、植物

---

* 作者爲長庚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E-mail: yuyenc@mail.cgu.edu.tw。

一、引言

特洛伊戰爭和木馬屠城的故事已深入人心、家喻戶曉，不過，我們對古希臘眞實馬匹的瞭解其實有限。先從一個簡單的問題開始：古希臘的馬吃甚麼？

不少文獻或作品都會提到「汗血馬吃苜蓿」的典故；幾年前我讀到羅念生與王煥生翻譯的荷馬(Homer)史詩《伊利亞特》中一句話「馬在車旁吃沼澤裡的**苜蓿**和芫荽」(《伊利亞特》，第二卷：776 行)，一連串的問題馬上跳出：荷馬史詩中的苜蓿和傳到中國的苜蓿一樣嗎？苜蓿是從「西域」傳入中國，到底是從哪裡開始有苜蓿？苜蓿是野生？還是爲了養馬刻意栽種？林林總總的問題，總歸一句：阿基琉斯的神馬與漢代的汗血馬都吃苜蓿嗎？

《史詩》記載，苜蓿從西域傳入中國。在中國文獻中，苜蓿有不同的名稱，例如：目宿、木粟、懷風、連枝草等。[1]「苜蓿」一名，很可能是外來語的音譯。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引用不同出處，提到苜蓿有許多別名，整理如下：木粟、光風草、牧蓿、懷風、光風、連枝草、塞畢力迦[2]等等。佛教經典中的苜蓿，是藥三十二味之一，例如，《最勝王經》記載：「苜蓿香，塞畢力迦」;《梵語雜名》曰：「苜蓿，薩止薩多。」[3]

---

1 《西京雜記》第一卷之十二：「樂遊苑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懷風，時人或謂之光。風在其間常肅肅然照其光彩，故名曰苜蓿爲懷風。茂陵人謂爲連枝草。」樂遊苑建於漢軒帝神爵三年(公元前 59 年)，約在今日西安市東南部；茂陵是古代縣名，約在今日陝西省興平縣。

2 勞費爾(Berthold Laufer)並不贊成李時珍把《金光明經》中的梵文「塞畢力迦」(sai-pi-li-k'ie or sak-bi-lik-kya)當作苜蓿，主要理由可以歸納成兩點：第一，梵文中沒提到這種「草」的字眼；第二，苜蓿從伊朗傳到印度是比較近代的事，遠比《金光明經》成書更早(Laufer, 1919: 214)。第一論點問題在於李時珍的分類方法特殊，應該和梵文體系不同。第二個論點是比較有力的佐證；不過應該修正爲《金光明經》提到的「塞畢力迦」不是從伊朗傳到印度的苜蓿。同樣觀察，也可以引用在分析荷馬史詩中提到的牧草，應該不是從波斯傳到古希臘的苜蓿。

3 此說法參考《佛學辭典在線版》(網址: http://www.baus-ebs.org/fodict_online/)。

苜蓿屬(*Medicago* spp.)植物，是豆科多年生開花植物，俗稱「三葉草」。[4] 苜蓿屬中最著名的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英文 alfalfa 或 lucerne，是常見的牧草、牲畜飼料與綠肥作物，苜蓿芽也可食用。荷馬史詩中植物辨識困難，此外，希臘原文與各種譯本迴異，而古希臘的植物知識和現今的瞭解差異又很大，造成一些困惑，有待釐清。職是之故，本文將爬梳不同文獻與與資料，例如，《史記》、《漢書》、《植物名實圖考》等，討論與分析苜蓿的主題，並從一些植物學的基本觀點、整理中國植物史與中國藥物文獻、比較分析中國詩詞中苜蓿的意象，觀察苜蓿東傳中國、西傳希臘的可能脈絡、以及苜蓿的文化與文學意涵的轉變。

二、阿基琉斯的馬到底吃什麼草？

當佩琉斯(Peleus)和仙女忒提斯(Thetis)結婚時，海神波賽頓(Poseidon)贈送兩匹神馬 Balius (Βαλιος)和 Xanthus (Ξανθος)作爲新婚賀禮；之後，他們的兒子阿基琉斯，專程運送這兩匹馬前往特洛伊戰場，出征時最倚賴的也是這兩匹神駒。《伊利亞特》第二卷描述，當阿基琉斯賭氣不上戰場，他的馬就在特洛伊城外、希臘大軍紮營的大草地上吃兩種草，其中之一就是 λωτός：

> ἀνδρῶν αὖ μέγ᾽ ἄριστος ἔην Τελαμώνιος Αἴας
> ὄφρ᾽ Ἀχιλεὺς μήνιεν: ὃ γὰρ πολὺ φέρτατος ἦεν,
> ἵπποι θ᾽ οἳ φορέεσκον ἀμύμονα Πηλεΐωνα.
> ἀλλ᾽ ὃ μὲν ἐν νήεσσι κορωνίσι ποντοπόροισι
> κεῖτ᾽ ἀπομηνίσας Ἀγαμέμνονι ποιμένι λαῶν
> Ἀτρεΐδῃ: λαοὶ δὲ παρὰ ῥηγμῖνι θαλάσσης
> δίσκοισιν τέρποντο καὶ αἰγανέῃσιν ἱέντες
> τόξοισίν θ᾽: ἵπποι δὲ παρ᾽ ἅρμασιν οἷσιν ἕκαστος
> λωτὸν ἐρεπτόμενοι ἐλεόθρεπτόν τε σέλινον
> ἕστασαν...
>
> *Iliad* Book 2: 768-777

[4] 車軸草屬(*Trifolium* spp.)的植物也被稱作三葉草，因此常造成名稱的混淆。

最英勇的戰士是特拉蒙王之子埃阿斯，
阿基琉斯卻還在生氣，他本是最強大，
爲佩琉斯的無暇兒子拉戰車的兩匹馬也最強。
可是他待在他的渡海的彎船之間，
對阿特柔斯的兒子、士兵的牧者生氣，
他的兵士在岸上消遣，投擲鐵餅、
標槍，拉弓射箭，他們的馬在車旁
吃沼澤裡的**苜蓿**和芫荽，戰車存在
他們的主上的營帳裡，用布覆蓋嚴密。

《伊利亞特》第二卷 768-777 行

羅念生與王煥生的翻譯「他們的馬在車旁吃沼澤裡的苜蓿和芫荽」，而希臘文本用 **λωτός** 一字，只能確定是馬吃的糧，但不一定是苜蓿。一般認爲苜蓿的學名是 *Medicago polymorpha* 或是 *Medicago sativa*，並不是希臘文中的 **λωτός**。

λωτός 另一常見的意思是蓮花；但是，這裡是馬糧，所以不是蓮花。[5]依照 Henry George Liddell 與 Robert Scott 編撰的《希臘文－英文辭庫大字典》(*A Greek-English Lexicon*)的解釋，有下面幾種可能：

1. clover, trefoil, *Trifolium fragiferum*
2. fellbloom, *Lotus corniculatus*
3. =τῆλις, fenugreek, *Trigonella foenum-graecum*
4. *Trigonell agraeca*
5. =κύτισος, *Medicago arborea*

第一種可能是：clover, trefoil, *Trifoliumfr agiferum*，英文翻譯成 strawberry

[5] 例如希羅多德(Herodotus, Book 2: Section 92)提到埃及的植物(λωτός)，比較可能是蓮花。而希羅多德常被引用馬吃苜蓿的典故，其實苜蓿是「米地亞之草」，後面會介紹。

clove, 中文有翻譯成「草莓車軸草」，也有人翻譯成「草莓幸運草」。迪奧科里斯(Dioscorides)苜蓿(Dioscorides, Book 2: Chapter 177)提到初生苜蓿的型態與幸運草(Trifolium)十分相像，等苜蓿成長，葉子會變細，就比較容易分辨。[6] 可見苜蓿與幸運草極容易混淆。保曼(Hellmut Baumann)的著作《古希臘神話、藝術與文學中的植物世界》(*The Greek Plant World in Myth, Art and Literature*)收集古希臘植物，十分齊全，但書中沒有介紹幸運草屬植物(Trifolium)，也沒介紹苜蓿屬植物。植物學之父狄奧佛拉斯塔(Theophrastus)，並沒有提到苜蓿屬植物，但是在《植物探究》(*Enquiry into Plants*)提到λωτός(Trefoil)的葉子是長在莖上面，而非在土地蔓生(Theophrastus, Book 7: Chapter 8, Section 3)；又提到種子需一年或兩年才發芽(Theophrastus, Book 7: Chapter 13, Section 5)。

第二種可能是：fellbloom, *Lotus corniculatus*, 其它英文譯名有 Bird's-foot Trefoil 和 Birdfoot Deervetch，中文有時候翻譯成「百脈根」，在中國南北等地均有栽培。據說在雲南、貴州、四川、湖北、湖南、陝西、甘肅等地區均發現有野生種。因爲英文 Bird's-foot Trefoil，也可以翻譯成鳥腳幸運草。

第三種可能是：葫蘆巴(fenugreek, *Trigonella foenum-graecum*)，又稱雲香草、香草、苦草、苦豆、苦朵菜、**香苜蓿**或香豆子等，爲一年生豆科蝶形花亞科葫蘆巴屬的一種植物，其種子是調味料和中藥；不僅是一種蔬菜，也是一種藥材。古希臘羅馬常見牛馬等牲畜的糧草有三種：幸運草、葫蘆巴、和紫雲英(vetch)，這也說明這裡的 λωτός 極可能是葫蘆巴。葫蘆巴原產地中海地區，中國在四川、河南、甘肅、安徽等省也有栽培。葫蘆巴爲一年生草本植物，全株有香氣，因此，葫蘆巴也翻譯成香苜蓿，推論因爲如此，羅念生翻譯時採用「苜蓿」一字。

---

6 參考 Tess Anne Osbaldeston 編譯的版本(Osbaldeston, Book 2: Section 177): "Medica recently sprung-up is similar to meadow *trifolium* (clover) but when more grown it becomes narrower-leaved, sending out stalks similar to *trifolium* with seeds the size of a lentil, twisted around like a little horn."

鄭曼青，林品石編撰《中華醫藥學史》列出從波斯傳入中國的藥物 22 種，例如，蘆薈、補骨脂、縮沙蜜、蓽撥、青黛(藍靛)、胡黃連、安息香、沒藥、無食子、元慈勒、訶梨勒、胡蒜、胡豆、番紅花、皂莢、**葫蘆巴**(鄭曼青與林品石，1982：頁 273-275)。勞費爾著《中國伊朗編：中國對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貢獻》[7] 一書提到中文「葫蘆巴」比較可能是音譯自阿拉伯文 hulba (xulba)。司徒亞特的理論是：因爲「葫蘆巴」有「胡」這個音，所以葫蘆巴是來自西域的植物。但是，勞費爾推翻司徒亞特的理論，他提出中國文獻中「最早提到這植物是宋朝嘉祐年間(公元 1056-1064 年)的《本草》」(Laufer, 1919: 271-272)。[8] Daniel Zohar 在 *Domestication of Plants in the Old World: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Cultivated Plants in West Asia, Europe, and the Nile Valley* 提出的觀點：葫蘆巴(fenugreek, *Trigonella foenum-graecum*)是古代傳統農業的次要豆類作物之一，是常用的煮湯調味品，也用來土地翻新耕作，主要分布在地中海盆地、西南亞、和印度北方(Zohary, 1988: 110)；照此推論，想像的特洛伊平原應該不在此範圍內，但是斯巴達平原(Sparta Plain)或是邁錫尼文明(Mycenaean Civilization)的伯羅奔尼撒半島(The Peloponnese Peninsula)都可能種植。此外，Daniel Zohary 整理目前找到的古代碳化葫蘆巴種子(carbonized fenugreek seed)：公元前 4000 年，伊拉克(Tell Halaf, Iraq)[9]；銅器時代早期，以色列(Lachish, Israel)；公元前 3000 年，埃及(Ma'adi, Egypt)(Zohary, 1988: 111)。這些考古發現足以證明早在銅器時代，中東已經栽種葫蘆巴，雖然無直接證據說明古希臘地區何時開始栽種與引進葫蘆巴。

第四種可能是：*Trigonell agraeca*，是葫蘆巴屬植物，和 *Trigonella foenum-graecum*g 相同。狄奧佛拉斯塔在《植物探究》提到 λωτός 可以做爲

---

7 此書有兩種中文翻譯本：林筠因譯《中國伊朗編：中國對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貢獻—著重於栽培植物及產品之歷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和杜正勝譯。劉崇鋐校訂《中國與伊朗：古代伊朗與中國文化交流》(臺北：國立編譯館，1975)。

8 勞費爾指出「葫蘆巴」希臘文是 βουκέρας，中古希臘文是 χούλπευ，新希臘語是 τῆλυ。

9 目前考古在伊拉克(Tell Halal)發現碳化的葫蘆巴種子，約莫是公元前 4000 年留下；在 Tutankhamen 墳墓也有發現，屬於銅器時代的遺物。

香水材料之一(Theophrastus, Book 9: Chapter 7, Section 3)；等同於另一希臘文 μελίλωτος，英文直譯成 “melilot”(Theophrastus, Book 7: Chapter 15, Section 3)。

第五種可能是：月光三葉草或木本苜蓿(moon trefoil，*Medicago arborea*)，地中海盆地常見植物。常和細菌共生。狄奧佛拉斯塔在《植物探究》還提到 tree-medick (*Medicago arborea*)會破壞樹木的生長，他用的希臘文是 κύτισος (Theophrastus, Book 4: Chapter 16, Section 5)。老普萊尼(Pliny the Elder)《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提到的 *cytisus* (Pliny, Book 13: Chapter 47, Section 130)[10] 一樣，可以做爲牧草，可能就是月光三葉草。

再仔細閱讀《伊利亞特》第二卷 768-777 行，當時馬停留的位置應該是在特洛伊城外，靠海岸的位置，第 776 行 ἐλεόθρεπτόν 一字，意思是「長在沼澤地」，可以推論馬吃的草(λωτὸς)，是溼地野生植物。《奧德賽》也提到 λωτὸς，描述 Telemachus 禮貌地婉拒 Menelaus 送的馬，希望把馬留在斯巴達的大草原上：

> ἵππους δ᾽ εἰς Ἰθάκην οὐκ ἄξομαι, ἀλλὰ σοὶ αὐτῷ
> ἐνθάδε λείψω ἄγαλμα: σὺ γὰρ πεδίοιο ἀνάσσεις
> εὐρέος, ᾧ ἔνι μὲν λωτὸς πολύς, ἐν δὲ κύπειρον
> πυροί τε ζειαί τε ἰδ᾽ εὐρυφυὲς κρῖ λευκόν.
> 605ἐν δ᾽ Ἰθάκῃ οὔτ᾽ ἂρ δρόμοι εὐρέες οὔτε τι λειμών:
> αἰγίβοτος, καὶ μᾶλλον ἐπήρατος ἱπποβότοιο.
> οὐ γάρ τις νήσων ἱππήλατος οὐδ᾽ ἐυλείμων,
> αἵ θ᾽ ἁλὶ κεκλίαται: Ἰθάκη δέ τε καὶ περὶ πασέων.
>
> *Odyssey* Book 4: 601-608

---

10 《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這一小節記載如下：“There is also a shrub called cytisus, which has been remarkably praised by Amphilochus of Athens as a fodder for all kinds of cattle, and when dried for swine as well, and he guarantees a yearly return of 2000 sesterces for an iugerum of it, even on only moderate soil. It serves the same purpose as vetch, but produces satiety more quickly…(Pliny, Book 13: Chapter 47, Section 130)”這裡的 cytisus 可能是 *Medicago arborea*.

我不想把馬帶往伊塔卡，你留下它們
給自己作裝飾，因爲你管轄廣闊的原野，
這裡的原野上**三葉草**茂盛，蘆蕩茫茫，
生長小麥、大麥和多枝杈的潔白的燕麥。
在伊塔卡既無寬廣的空地，又無草場，
但放牧羊群，喜愛它勝過牧馬的地方。
海島通常不適宜跑馬，也少草地，
大海環抱，島嶼中伊塔卡尤其是這樣。

《奧德賽》第四卷 601-608 行

這段引文描寫斯巴達的大草原上有一大片 lotus(λωτὸς)等植物，這裡的翻譯就不同，翻譯成三葉草，而非苜蓿。此外，這段文字還仔細比較伊塔卡(Ithaca)和斯巴達不同的地理生態：因爲伊塔卡是海島，沒有寬廣的空地，也沒適當的草地，所以不適合牧馬，只適合羊。反之，斯巴達有寬廣的草地，草原上有蘆草、小麥、大麥、燕麥、和三葉草(λωτὸς)，就比較適合養馬。斯巴達的大草原與特洛伊城外的海岸濕地天然生態迥異，不過兩處提到 λωτὸs 都是野生的，而非人工刻意栽培。

如果 lotus (λωτὸς)就是苜蓿，古希臘在遠古時期，就有苜蓿。雖然，古希臘其他文獻都強調苜蓿和波斯地區的淵源，荷馬史詩的「馬吃苜蓿」例子點出苜蓿可能在其他愛琴海與地中海區域也有原生種，或是其它品種；此外，苜蓿常常和歷史上的名馬緊緊相扣。

三、汗血馬與苜蓿

古希臘阿基琉斯騎神馬，中國史書也記載一種非常奇特的寶馬，就是「汗血馬」，兩種馬都和苜蓿有關。苜蓿向來被視做最好的牧草，中國的馬飼料，分爲穀物與草料兩種，前者是精細的栗和豆等，稱爲秣；苜蓿是後者，屬於

粗糙的飼料，又稱作芻。

《史記》詳實記載漢武帝引進汗血馬過程：

>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11]

> 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群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12]

漢武帝時，隨著張騫與後來的中國使節出使西域，得知大宛產良馬，這種良駒是山地馬種、抗疲勞、蹄堅硬，每天可以跑好幾百公里，因爲流出的汗看起來像血，因此稱作汗血馬。大宛的汗血馬，也稱作「天馬」；而烏孫的馬稱作「西極」。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文獻記載汗血馬吃的牧草是苜蓿。苜蓿的種子從大宛傳入。因爲漢武帝愛馬，又爲了養汗血馬，中國從大宛引進苜蓿的種子，種植苜蓿是國家大事，如《史記．大宛列傳》記載：

> 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髯，善市賈，爭分銖。[13]

---

[11] 〔西漢〕司馬遷：《史記》，見韓兆琦注譯《新譯史記・列傳》，第八冊，頁 4858。

[12] 同註 11，頁 4874-4875。

[13] 同註 11，頁 4877。

漢朝使者引進苜蓿種子，起初試著在肥沃的土壤上種植苜蓿。當來自中亞與西亞來的外國使節越來越多，以及從大宛過來的馬匹越來越多後，苜蓿需求量大增，皇帝命令在離宮別苑旁邊種植苜蓿，一望無際的苜蓿園[14]，著實壯觀。這段文字說明汗血馬到了中國，吃的不是野生的苜蓿，而是人工刻意栽種的品種。苜蓿種子的傳入，同時影響中國農業和牧業。漢代很重視苜蓿，還設有專官掌理栽種苜蓿。

勞費爾(Berthold Laufer)認爲，中文的苜蓿二字，意思是「最好的草」，應該是古波斯語 buksuk 的譯音，這個音譯保留了古波斯語的發音(Laufer, 1919: 212)。就地點而言，《史記》與《漢書》記載的宛國，或是大宛，[15] 當時已有相當規模的城市文明與社會結構；公元前 130 年左右，漢朝大使張騫出使西域時抵達大宛。公元前 329 年，亞歷山大大帝征服費爾干納(Fergana)，推論此地在希臘化的塞琉古帝國(The Seleucid Empire)和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Greco-Bactrian Kingdom)統治下逐漸興盛繁榮[16]。公元前 160 年左右，遭到大月氏遷徙的影響，逐漸與希臘世界隔離。苜蓿隨著中國與大宛之間的交流傳入，也見證西方印歐民族文明大規模與中國文明接觸的過程；從此，直到 13 世紀初，東方與西方世界持續交流接觸，西方植物、其它伊朗與亞洲中部的其它植物也陸續輸入。

另一方面，古希臘羅馬世界與古代波斯的交流和戰爭不斷登上歷史舞台。《漢書・西域傳》紀錄西域地區語言文化的特殊：

> 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

---

14 苜蓿園，又稱作光風園，如楊衒著作《洛陽伽藍記》第五卷提到：「禪虛寺。在大夏門御道西。寺前有閱武場。歲終農隙。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於此。有羽林馬僧相善觝角。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張車。擲刀出樓一丈。帝亦觀戲在樓。恒令二人對爲角戲。中朝時。宣武場大夏門東北。今爲光風園。苜蓿生焉。」(CBETA 電子版《洛陽伽藍記》，頁 27)。

15 大約在今日費爾干納盆地。

16 大宛名稱可能是，因殖民於此地的希臘人後裔關係所取的，名稱上「宛」(yuān)很可能是從巴利語的耶婆那(Yavana)轉譯而來。耶婆那在當時中亞泛稱希臘人，從愛奧尼亞人轉譯而來，故此，「大宛」在字義上很可能是「大愛奧尼亞」。

> 多須敘。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17]

大宛以西的地區，雖有不同的方言，但有相似的語系與文化，彼此之間可以溝通。古代安息帝國融合不同文化與民族，吸收並結合波斯文化、希臘文化與各地方文化的藝術、建築、宗教信仰和皇室體制。勞費爾認爲張騫那時候的月氏是印歐民族，講的是北伊朗語，也推論大宛以西的區域，雖有不同的方言，但是基本上屬於古代伊朗語系，所以彼此可以互通(Laufer, 1919: 211)；[18] 從語言學角度分析，張騫當時可能把苜蓿以大宛的地方用語記下，極可能是已絕跡的地方方言。

不過，張騫引進的苜蓿種子，或是長在大宛的苜蓿，就是波斯的紫花苜蓿嗎？《史書》和《漢書》都沒提到苜蓿花的顏色，宋．梅丞堯《詠苜蓿》[19] 提到，他所處的時代，看見的苜蓿是黃花：

> **苜蓿**來西域，蒲萄亦既隨。
> 胡人初未惜，漢使始能持。
> 宛馬當求日，離宮舊種時。
> **黃花**今自發，**撩亂牧牛陂**。

詩中前面幾句與《史書》內容大致相同，最後提到黃花苜蓿，而非紫花；而「撩亂牧牛陂」一語，暗示大量種植苜蓿有助於宛馬，但卻影響其它動物的活動空間，也可能破壞原本的自然生態。

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第三卷列出苜蓿與兩種野苜蓿(圖 1)，其中苜蓿是紫花，兩種野苜蓿是黃花。劉文鎖在《騎馬生活的歷史圖景：歐亞馬文

---

17 〔東漢〕班固：《漢書》，見吳榮曾、劉華祝等注譯《漢書》，第六冊，頁 5547。

18 我提出另一推測，當亞歷山大東征，引進希臘語，也可能是另一種可以溝通的語言。

19 此詩參考《詩詞名句網》(http://ft.shicimingju.com/)的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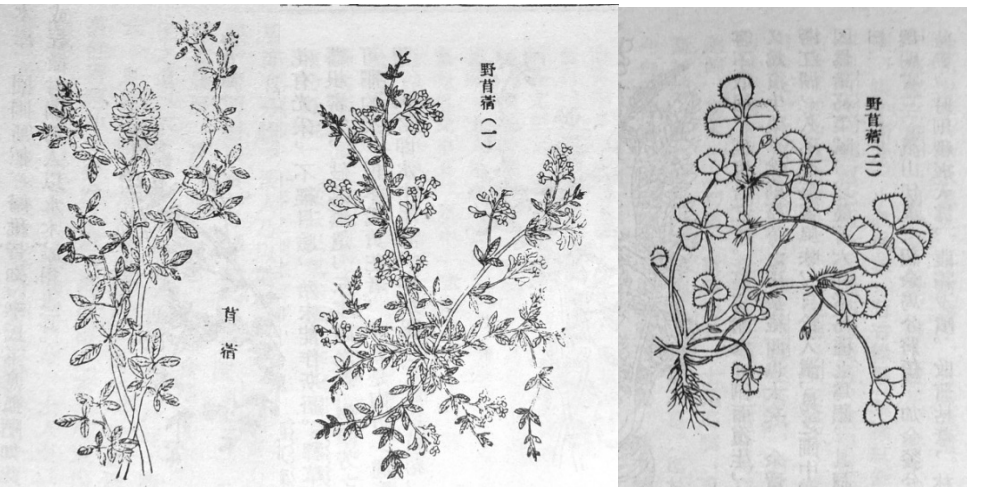

圖 1：引自《植物名實圖考》第 71-73 頁[20]

化漫談》，提到苜蓿是上等的飼草，但是「騎馬民族和農耕民族是有所不同的」(劉文鎖，2015：頁 41)，基本上，騎馬民族是以野生的草爲飼料，但後來農耕民族，種植各種植物，也選部分作爲馬的糧草。推論，古代中國與地中海區域的馬，比較可能是啃黃花野苜蓿，紫花苜蓿應該是漢朝之後與後來農耕時代刻意栽種的品種。

四、苜蓿的比喻與意義

苜蓿在漢朝引進中國，唐宋之後漸漸成了中國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但同一植物，成爲典故，文化意義與內涵也隨著時代轉變。引用潘富俊的《中國文學植物學》兩段文字說明：

> 漢武帝從大宛取得汗血寶馬，同時引進飼料草苜蓿。苜蓿除供餵食牛馬之外，嫩芽幼葉也能煮食供作菜蔬；也大量使用在農業上當綠肥植

[20] 〔清〕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見世界書局出版《植物名實圖考》，1960，頁 71-73。

物。因此栽植普遍，到處均可採集，且「年年自生，刈苗作蔬，一年可三刈」，常作爲菜蔬不足時的應急食物。詩文中多用於表示粗食淡菜，如宋．汪藻《次韻向君受感秋》:「且欲相隨**苜蓿盤**，不須多問沐猴冠。」及劉克莊《次韻實之》:「向來歲月半投閒，莫嘆朝朝**苜蓿盤**。」(潘富俊，2011：頁 165)

原產西域，漢武帝由西域大量引進軍馬，張騫通西域時將苜蓿引進中國，最初當作馬飼料，後來亦充作蔬菜。蘇東坡《元修菜》:「張騫移苜蓿，適用如葵菘。」說的就是此事，葵是冬葵，菘是白菜。但苜蓿不是常蔬，只有蔬菜供應不及或貧窮人家才會採食。譬如宋人陳造《謝兩知縣送鵝酒羊麵》詩句:「不因同里兼同姓，肯念先生苜蓿盤。」及王炎《用前韻答黃一翁》:「細看**苜蓿盤**，豈減檳榔斛。」兩者都說明「苜蓿」爲窮困時的食物或窮人的粗菜。(潘富俊，2011：頁 218)

苜蓿，不僅僅是汗血馬吃的高級牧草，反而成爲貧困之際充饑的食物，而「苜蓿生涯」、「苜蓿盤空」、「苜蓿堆盤」等成語，意思是官小家貧，只能吃苜蓿充飢。《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余大先生說道:「我們老弟兄要時常屈你來談談，料不嫌我**苜蓿風味**怠慢你。」[21]。在《搜韻》網站檢索「苜蓿盤」一詞，出現 133 次，可見此典故出現頻率極高。苜蓿原是牛馬飼料，但是後來小官或人民生活清苦，只能以苜蓿嫩芽或幼苗佐餐，苜蓿的象徵意義隨之轉變。

苜蓿，有稱作懷風草、光風草、連枝草，可做飼料，也可食用，但表示非常貧困的時候，吃和馬一樣的食物。例如，唐代詩人薛令之的《自悼》，更清楚點出吃苜蓿的悲慘光景：

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

[21]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見除少知新注:《儒林外史》，頁 707。

出陝西，今處處有之。苗高尺餘，細莖分叉而生葉，似錦雞兒，花葉微長，又似豌豆。葉頗小，每三葉攢生一處，梢間開紫花。結彎角兒，中有子，如黍米，大腰子樣，味苦，性平無毒，一云微甘淡，一云性涼根寒。救飢，苗葉嫩時，採取煠食，江南人不甚食，多食，利大小腸。

圖 2：引自《救荒本草》的苜蓿圖和文字說明

飯澁匙難綰，羹稀箸易寬。只可謀朝夕，何由保歲寒。[22]

胸懷大志，卻命運潦倒；長安的富裕、浪費，和現在生活貧困吃苜蓿，形成強烈的對比。

苜蓿盤意味貧苦生活，也可從苜蓿收錄在《救荒本草》中看出這層意義。明太祖朱元璋的兒子朱橚，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在河南開封附近，收集不同種植物樣本，共採集了四百多種植物種苗，並種在植物園裡，詳細觀察植物的形態特徵、成長發育與繁殖過程，並用文字記錄下來，然後找畫家按照實物繪圖，編輯成書《救荒本草》(1406 年)，收藏苜蓿一則，插圖附文字說明如圖 2。

另一有趣的變化是，馬吃苜蓿，苜蓿常常成爲戰爭意象的一部分，苜蓿甚至成了馬的代稱，也是文學修辭上很特別的例子。例如，明・夏完淳《大

[22] 本詩引用《搜韻》的版，請見 http://sou-yun.com/index.aspx。

哀賦》:「嘶風則**苜蓿**千群，臥野則騊駼萬帳。」唐．岑參《題苜蓿峰寄家人》，開場是苜蓿，點出戰爭的意象：

> **苜蓿**峰邊逢立春，胡蘆河上淚沾巾。
> 閨中只是空相憶，不見沙場愁殺人。[23]

苜蓿和西域，也見證國家的興衰。唐．杜甫的《寓目》吟詠無限的感慨：

> 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
> 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
> 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駱駝。
> 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24]

這首詩寫作時間是公元 759 年，當時杜甫年近五十，曾目睹唐朝由盛到衰，特別是安史之亂後，唐帝國江河日下，失去了敦煌以西的廣大西域，杜甫在路過西域時的心情寫照。杜甫的另一首詩《贈田九判官》自比漁樵，提到苜蓿的典故，主要還是讚嘆哥舒翰將軍的座騎，基本上，大宛馬、漢嫖姚等都是譬喻古代英勇的武將：

>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
> 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
> 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
> 麾下賴君才竝入，獨能無意向漁樵。[25]

---

23 同註 22。
24 同註 22。
25 同註 22。

古代產馬地區，出現不少著名的馬，例如歐亞草原，有胡馬(現代蒙古馬)、烏孫馬或天馬(現代伊犁馬)、汗血馬(大宛馬)、與安息馬。

中國文學中，「天馬」是一個比較籠統的概念，表示西域地區的好馬。唐詩常用苜蓿和天馬的典故，唐・王維《送劉司直赴安西》，苜蓿與葡萄的典故來自張騫出使西域：

> 絕域陽關道，胡沙與塞塵。
> 三春時有雁，萬里少行人。
> **苜蓿隨天馬，葡萄逐漢臣**。
> 當令外國懼，不敢覓和親。[26]

王維送友人劉司直赴邊境時寫的五言律詩，前兩聯寫景，介紹友人赴邊境的道路情況，指出路途遙遠，寂寞荒涼，環境惡劣。第三聯中「苜蓿」對「葡萄」，「天馬」對「漢臣」，並不是直接描述沿途所見絲綢之路風光，而是情感的投射，想像的時間拉到漢代，接續第四聯表達內心期待劉司直出塞建功立業，弘揚國威。再回到第三聯中用的動詞「隨」和「逐」，巧妙地點出古代的東西交流與交通，因爲外交與軍事的原因，「苜蓿」對「葡萄」傳入中國，漢臣騎天馬，引進新的農業與畜牧業。

此外，唐・張仲素《天馬辭》之一，提到天馬引起帝皇的重視，也描述了玉門關的景象：

> 天馬初從渥水來，郊歌曾唱得龍媒。
> 不知玉塞沙中路，**苜蓿**殘花幾處開。[27]

在玉門關外，綠洲的水並不是來自河，而是泉水，而附近的渥洼池，仰賴阿

---

[26] 同註 22。
[27] 同註 22。

爾金山的雪水補給，形成的水源，提供天馬飲用，就是渥水。這首詩描述點出玉門關附近苜蓿生長的特殊地理與氣候。詩中的苜蓿並不是引進皇宮附近苜蓿園種植的品種，可能是玉門關附近天然長成的苜蓿。

唐．貫休《塞上曲》二首其一引用的典故，仍繞著中國邊境的景象，主題是外交與軍事，葡萄與苜蓿在詩中平行對仗：

錦袷胡兒黑如漆，騎羊上冰如箭疾。
蒲萄酒白雕腊紅，**苜蓿根甜**沙鼠出。
單于右臂何須斷，天子昭昭本如日。
一握鬣髯一握絲，須知只爲平戎術。[28]

我們看見的是騎羊，而不是騎馬的景觀。此詩提到苜蓿根很甜，還引出沙鼠。苜蓿根，又稱作土黃耆，中草藥之一，具有清濕熱，利尿之功效。治黃疸，尿路結石，夜盲。[29]

從阿基琉斯的馬到漢代的汗血馬或是唐詩中的天馬，出現的地理位置不同、年代也轉變，但有一些共同現象，例如，古代重視寶馬，和戰爭息息相關，隨著戰爭與外交等互相交錯的因素，馬飼料苜蓿向西傳、也向東傳。

五、從《伊里亞特》到《史記》：苜蓿向西傳、向東傳？

人類甚麼時候開始騎馬？《伊里亞特》記載當時戰役中騎馬技術與賽馬

---

28 同註 22。

29 蘇頌《本草圖經》的〈黃耆〉一則中提到，苜蓿的根常被當成黃耆的替代品：「生蜀郡山谷，白水漢中，今河東、陝西州郡多有之。根長二、三尺以來。獨莖，作叢生，枝稈去地二、三寸；其葉扶疏作羊齒狀，又如蒺藜苗；七月中開黃紫花；其實作莢子，長寸許。八月中採根用。其皮折之如綿，謂之綿黃耆。然有數種，有白水耆，有赤水耆，有木耆，功用並同，而力不及白水耆。木耆，短而理橫。今人多以苜蓿根假作黃耆，折皮亦似綿，頗能亂眞。但苜蓿根堅而脆，黃耆至柔韌，皮微黃褐色，肉中白色，此爲異耳。(蘇頌，1994：頁124)」

競技已相當純熟，由此推論，更早之前，人類已經開始騎馬。[30] 此外，荷馬史詩的敘述，說明馬拉戰車在戰役中發揮的功能，也改變戰爭的模式；依照口述史詩，阿基琉斯的馬，當時(一般推論時間是公元前 1250 年左右)在特洛伊城外草原吃的草，可能是苜蓿。張騫描述的西域，約公元前二世紀左右，馬吃的可能也是苜蓿。這兩者時間的差距約一千年，而地點也有一些差距。[31]

一般西方文獻資料的說法，苜蓿原產地是波斯(古希臘稱 Media)，是餵馬的一種飼料，希臘人稱之為 Mēdikē，在希波戰爭時傳入希臘。苜蓿是人類最早馴化的飼料作物之一，起源地在近東中心，即小亞細亞、外高加索、伊朗和土庫曼高地。早在公元前 1400 年，紫花苜蓿就已在波斯的高山、河谷廣泛栽種，被用作牲畜飼料。苜蓿一詞，可能出自波斯境內靠近里海一個地方的土語 būso。希羅多德(Herodotus, Book 3: Chapter 106)提到波斯的四腳動物遠比印度的相同物種的動物小很多，但有一例外，就是那賽亞馬(希臘文是 Νησαίων，英文翻譯成 Nesaiah 或 Nisean horse)，希臘文原意就是內陸的，在現今伊朗札格羅斯山脈(Zagros Mountains)下的平原，這馬可能就是中國提到的「天馬」。此地也產紫花苜蓿。

古代東西方交通分陸路與海陸，陸路的典型代表是張騫出使西域的途徑。此外，印度與希臘羅馬早在公元前二世紀已有接觸，透過海陸通商，印度為中間點，中國和希臘羅馬有間接接觸。鄭曼青與林品石所編撰的《中華醫藥學史》談到張騫出使西域(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 122 年)，橫貫帕米爾高原的絲路已通行，傳入中國的植物有葡萄、苜蓿、胡葱、胡荽、胡瓜、胡桃、胡麻(芝麻)、石榴、無花果、紅藍等。另外，西域或是中亞地區的馬，也可能透過貿易與亞洲移民遷徙，傳到歐洲。此一說法並不完全正確，除了可以確定苜蓿與葡萄是張騫出使西域時引進中國，其他植物的引進有待考

---

30 依照本村凌二的著作《馬的世界史》，最早的馬出現在黑海北岸「底列伏卡遺址」附近(本村凌二，2004：頁 54-55)。

31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一則註釋中說明中國與希臘的最早接觸：「張騫第一次奉使至大夏時，大夏之希臘王朝尚未滅亡。然國勢危殆，以岌岌不可終日。中國人與希臘人第一次接觸，即在是役(張星烺，199：頁 8-9)。」

證。[32] 漢代的文學作品也適切地反映來自西域的植物，例如，東漢蔡邕的《翠鳥詩》、張衡的《南都賦》等，均已出現石榴記載；葡萄、苜蓿亦在多首漢賦、漢詩出現。《漢書．西域傳》指出苜蓿的產地是罽賓：[33]

> 罽賓地平，溫和，有**目宿**，雜草奇木，檀、樠、梓、竹、漆。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它畜與諸國同。[34]

大宛附近的罽賓國盛產苜蓿，還有很多奇特的植物、動物與寶石。最特別的是，罽賓除了是大乘佛教發源地，也歷經波斯帝國統治，在公元前 327 年，馬其頓王國亞歷山大三世入侵健馱邏國(Gandhara)，傳入希臘文化。

陳健文的論文〈關於《史記．大宛列傳》眞實性的一些補證〉以新的考

---

[32] 如余英時在《漢代貿易與擴張—漢湖經濟關係的研究》指出，漢代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引進不少西方的食物，例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芝麻、洋蔥、香菜種子、碗豆、胡荽、黃瓜；但是，這些物品，應該是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後傳入中國，而非張騫引入中國。(余英時，2008：頁 262)

[33] 罽賓，古代西域國名，其具體地理位置史學界尚無定論。爲佛教大乘派的發源地，約今卡菲里斯坦地方至喀布爾河中下游之間。另外，古希臘人稱喀布爾河爲 Kophen，罽賓爲其音譯。《佛學辭典在線版》說明有四則：

(1) 漢西域國名。在北印度。新稱迦濕彌羅。即今克什米爾一帶之地。

(2) (傳說)付法藏第二十三祖師子尊者，遊化罽賓國。時彼國王名彌薩崛。大起邪見。破壞佛教。以利劍斬師子尊者。頭中無血。唯乳流出。師資之付法於此遂絕。時王臂墮，七日而亡。見付法藏傳六，佛祖統紀五。

(3) (傳說)西城記三說國內有阿羅婆樓龍王 Aravada，降大雨，流禾稻。阿育王時爲大德末田地受教化。

(4) 此云賤種。西域記云：迦濕彌羅，舊曰罽賓，訛也。北印度境。末田底迦既得其地，立五百伽藍，於諸異國，買鬻(音育)賤人以充役使，用供眾僧。末田底迦入寂滅後，彼諸賤人自立君長，鄰境諸國，鄙其賤種，莫與交親，謂之訖利多。唐言買得。

[34] 〔東漢〕班固：《漢書》，見吳榮曾、劉華祝等注譯《漢書》，第六冊，頁 5533-5534。

古資料說明《漢書》的資料確實比《史記》準確；這則考證與比對也點出古代西域和波斯互動的一些脈絡：

> 如希羅多德《歷史》曾記載，古代中亞與塞種有密切血緣關係的馬薩該特人(Massgetaes)，其女王托米麗司(Tomyris)就是在丈夫死後親率大軍擊敗了強大的波斯軍隊，波斯王居魯士(Cyrus)並因而戰歿。而月氏的族源極可能來自中亞，且與塞種有密切的血緣關係，因此月氏與馬薩該特人在族源與風俗上應擁有更多的同質性。1978 年在阿富汗北部**阿姆河**（**即嬀水**）北岸西伯爾罕(Siberghan)所發現的黃金之丘(Tillya-tepe)墓葬，學者疑其爲大月氏西遷早期的墓葬，其中六號墓出土了一具疑似女王的遺骸，更可間接的證明《漢書》上所記「立其夫人爲王」之事可能才是正確的。《漢書》成書較晚，當時對大月氏的認識應超過《史記》成書時的認知，很明顯《漢書》的這項改寫是對〈大宛列傳〉內容的一個更正。(陳健文，2009：頁 21)

這個交通途徑說明波斯盛產的苜蓿，確實可能傳到大宛、月氏等西域地區，之後中國的使節，如張騫，再引進中國。在古代希臘文獻中，苜蓿就是波斯之草，就是這片大草原的草，也就是附近駿馬吃的草。阿姆河(即嬀水、阿姆河在中國古代文獻中也稱作烏滸河)，是著名的寶藏(Oxus Treasure)所在，古代波斯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的寶藏之一。古代伊朗非常重視苜蓿，有農牧業、經濟與醫藥等幾層意義：一，苜蓿是飼養上等品種馬的飼料；二，苜蓿在公元 531-578 年，曾列爲他們的一種「土地稅」，是大麥與小麥稅的七倍；第三，苜蓿種子的重要功用，至今仍被採用。但是這幾層意義並沒有平行引入古希臘或是中國。

苜蓿從印度傳到古希臘的論點，很容易推翻，例如，勞費爾用三個論點反駁此理論：第一，充其量古希臘文中只提到「波斯之草」，與印度毫無關聯；第二，印度種植苜蓿遠比古希臘文獻資料晚；第三，苜蓿對印度的農業與經濟沒有重大影響(Laufer, 1919: 209)。我們要繼續問的是：荷馬史詩中提

到的馬吃的草是苜蓿嗎？是所謂的「波斯之草」嗎？希臘人從波斯引進苜蓿，但不表示古希臘的苜蓿全部都是波斯引進的紫花苜蓿。除了植物命名、語言文字演化等問題，還有地理與歷史背景等考量。[35]

謝成俠所寫的《中國養馬史》除了說明苜蓿種子與中國漢代養馬歷史，也約略提到苜蓿傳到古希臘過程。依照時間先後，摘要如下：第一，波斯是苜蓿起源的中心，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波斯人征服中亞時傳入苜蓿；第二，苜蓿適應中亞環境，成爲中亞加盟各共和國特有的作物；第三，波斯王大流士(Darius I)統治時代(c. 550-486 BCE)，苜蓿是以藥品運往希臘；第四，公元前四世紀，苜蓿因爲成爲馬匹主要飼料，隨之引進古希臘(謝成俠，1977：頁113-114)。第一點與第二點說明苜蓿東傳到中亞的歷史，而且比傳到古希臘約早二千年。第三點和第四點，與老普萊尼的觀點相似，苜蓿不是希臘本土所產，是在大流士一世期間，多次希波戰爭，苜蓿因爲有藥品與馬飼料兩種功能，輸入到希臘。推論紫花苜蓿在希臘本土出現應該在希臘古典時期左右，絕非史詩時期。此外要考慮荷馬史詩從口述到書寫形成的時間落差，本文引用的荷馬史詩基本上是在古典時期之後彙編，約莫同時期波斯的苜蓿傳入古希臘，所以使用「苜蓿」一字，也可能受到撰寫文字時的社會、文化與觀念影響。古希臘文獻中提到從波斯傳入的苜蓿，所使用的詞彙不是荷馬史詩用的 λωτὸν。

古希臘稱苜蓿爲「波斯之草」，現存古希臘文學作品中，最早提到「波斯之草」的是亞里斯多芬斯(Aristophanes)喜劇作品《騎士》第 606 行：

> The horses ate the crabs of Corinth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Medic.
> ἤσθιον δὲ ατοὺς παγούρους ἀντὶ **ποίας Μηδικῆς**.[36]

---

[35] 此外，苜蓿也約莫在這時期傳入中國。劉文鎖提到，「公元前 7 世紀的一部巴比倫經書裡，提到過這植物的名字」(劉文鎖，2015：頁 45)，此資料表示苜蓿從伊朗傳入巴比倫與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時間可能更早。

[36] 以上引用參考 Laufer, Berthold.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Laufer, 1919: 208)；林筠因中文翻譯成：「馬食柯林斯山查子以代苜蓿」(勞費爾，林筠因譯，1964：頁 31)。

這則引文的希臘原文，並不是荷馬史詩中的用字 λωτὸς，而是 ποίας Μηδικῆς，原意應該是米亞地(古希臘認知中的波斯)的草。狄奧佛拉斯塔在《植物探究》中提到苜蓿會破壞樹木生長，在此用的希臘文不是 λωτὸς，也不是 κύτισος，而是 Μηδική，就是波斯之草(Theophrastus, Book 8: Chapter 7, Section 7)。如前面提到，荷馬史詩《伊里亞特》提到馬吃的牧草 λωτὸς，主要的地點是特洛伊平原和斯巴達大草原，既不是希臘本土，也不是波斯；而亞里斯多芬斯(Aristophanes)、斯特拉波(Strabo)、迪奧科里斯(Dioscorides)或是老普萊尼(Pliny the elder)的文獻資料都比荷馬史詩的時代晚，可以推論，荷馬史詩《伊里亞特》提到馬吃的牧草 λωτὸς 應該不是從波斯地區傳到希臘的苜蓿。但是，如果荷馬史詩中馬吃的是苜蓿，很可能是地中海地區或愛琴海地區原生的苜蓿屬植物。

中國的例子，可參考寇宗奭在公元 1116 年編著《本草衍義》第十九卷：

> 唐李白詩云『天馬常銜苜蓿花』，是此。陝西甚多，飼牛馬，嫩時人兼食之。微甘淡，不可多食，利大小腸。有宿根，刈訖又生。[37]

在陝西處處可見的野生苜蓿(*Medicago denticulata*)，和天馬吃的紫花苜蓿不同品種。如此類推，史詩時代應該還沒有來自波斯的紫花苜蓿，古希臘地區處處可見另一種苜蓿屬植物月光三葉草(λωτὸς=κύτισος, *Medicago arborea*)，因此，如果阿基琉斯的神馬不是啃葫蘆巴，也許就是月光三葉草。

六、結語

波斯紫花苜蓿，向西傳、也向東傳，之後可能又往南傳，融入後來農業生活與鐵器時代，以及不同環境、文化與社會。我們可以觀察到，中國從西域引進馬飼料苜蓿，一方面苜蓿、馬、西域、戰爭等文學意象緊緊相扣，苜

[37] 〔北宋〕寇宗奭：《本草衍義》，見台灣商務印書館：《本草衍義》，卷三。

蓿甚至成了汗血馬或戰馬的轉喻；另一方面，在貧困之際，人們會以苜蓿勉強維生，苜蓿成爲清貧或是儉樸生活的比喻。但是，文學中的苜蓿，用法通常比較籠統，不一定就是指晚近科學分類中的紫花苜蓿。

苜蓿從西域傳到中國，或是從波斯傳到希臘是比較近代的事，遠比荷馬史詩的時代更晚。因此，荷馬史詩中提到的牧草，應該不是從波斯傳到古希臘的苜蓿。此外，古希臘文學中沒有嚴格劃分三葉草、葫蘆巴和苜蓿等植物；但是，從用字、地理和年代等因子分析，確定這些原生古希臘植物，和「波斯之草」苜蓿顯然是不同品種。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古籍

西漢・司馬遷著，韓兆琦注譯，《史記・列傳》，臺北：三民書局，2008。

東漢・班固著，吳榮曾、劉華祝等注譯，《漢書》，臺北：三民書局，2013。

北宋・寇宗奭，《本草衍義》，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

北宋・蘇頌著，尚志鈞輯校，《本草圖經》，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1994。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994。

清・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臺北：世界書店，1960。

清・吳敬梓著，除少知新注，《儒林外史》，臺北：里仁，2010。

中文部分—論著

本村凌二著，楊明珠譯，(2004)，《馬的世界史》，臺北：玉山社。

余英時著，鄔文玲等譯，(2008)，《漢代貿易與擴張－漢湖經濟關係的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

張星烺 (1996)，《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上海：上海書店。

荷馬著，羅念生、王煥生譯，(2000)，《伊利亞特》，臺北：貓頭鷹出版。

荷馬著，王煥生譯，(2000)，《奧德賽》，臺北：貓頭鷹出版。

陳健文 (2009)，〈關於《史記・大宛列傳》眞實性的一些補證〉，《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1，頁 1-26。

勞費爾(Berthold Laufer)著，林筠因譯，(1964)，《中國伊朗編：中國對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貢獻－著重於栽培植物及產品之歷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勞費爾(Berthold Laufer)著，杜正勝譯，劉崇鋐校訂，(1975)，《中國與伊朗：古代伊朗與中國文化交流》，臺北：國立編譯館。

劉文鎖 (2015)，《騎馬生活的歷史圖景：歐亞馬文化漫談》，香港：中華書局。

潘富俊 (2011)，《中國文學植物學》，臺北：貓頭鷹出版。

鄭曼青、林品石編撰 (1982)，《中華醫藥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謝成俠著，千田英二譯，(1977)，《中國養馬史》，東京：日本中央競馬會弘濟會。

外文部分

Baumann, H. (1993), *The Greek Plant World in Myth, Art and Literature*, Portland: Timber Press.

Dioscorides, P. *De Materia Medica*. Retrieved May 2, 2016, from http://www.cancerlynx.com/dioscorides.html

Herodotus (2004), *Herodotus I: Books I-II.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11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mer (2002), *Odyssey I. Books 1-12.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0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mer (2003), *Iliad I. Books 1-12.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7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ufer, B. (1919),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Liddell, H. G., R. Scott, H. S. Jones, R. MaKenzie and P. G. W. Glare (1996),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liny (2000), *Natural History: Books 12-16.Loeb Classical Library 37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eophrastus (1916), *Enquiry into Plants and Minor Works on Odours and Weather Signs*. Trans. Sir Arthur Hort,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Zohary, D. (1988), *Domestication of Plants in the Old World: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Cultivated Plants in West Asia, Europe, and the Nile Valle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網路文本資料庫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zh

《搜韻》http://sou-yun.com/index.aspx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http://www.cbeta.org/
《佛學辭典在線版》http://www.baus-ebs.org/fodict_online/

Alfalfa in Homer's Epic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ast and West Plants in Ancient Times

Yu-Yen Chang*

Abstract

Alfalfa, or more precisely, *Medicago sativa*, was introduced from Xiyu to China during the Han Dynasty by Zhang Qian as chronicled i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and from Persia to ancient Greece around the sixth century BC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ain if the forage λωτὸν in *Iliad* Book 2: 775-777 "ἵπποι δὲ παρ᾽ ἅρμασιν οἷσιν ἕκαστος λωτὸν ἐρεπτόμενοι ἐλεόθρεπτόν τε σέλινον ἕστασαν" is the same as alfalfa. Four approaches in this paper include: first, to sort out the likely referents for λωτὸν by casting light on the horse forage in the ancient Greek contexts; secon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Medicago sativa* in diverse Chinese literatures; third, to trace the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about the image of alfalfa in Chinese culture; fourth, to give a more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to explore how the plants such as *Medicago sativa* can bear testimony to the proces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We can conclude from all these related pieces of information that what Achilles' horses consume on the Trojan plain may be other species instead of *Medicago sativa*; however, the introduction of *Medicago sativa*—westward to the Mediterranean area and eastward to China—can best showcase the existence and vitality of the East-West contact in ancient times.

Keywords: *Medicago sativa*, Alfalfa, Homer's Epics, Horses, Plant

*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Gung University,
E-mail: yuyenc@mail.cgu.edu.tw